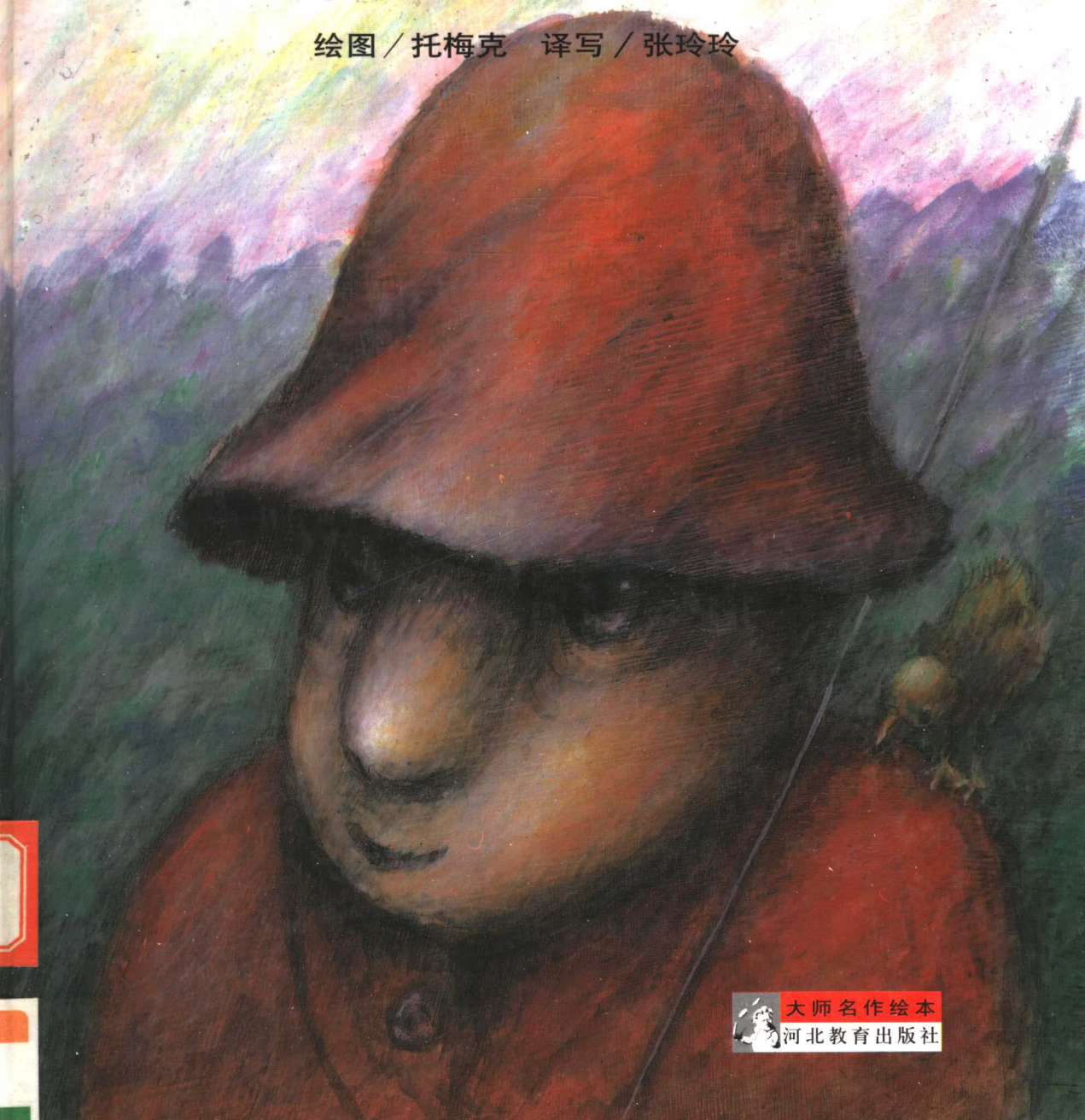


# 让·焦诺 种树的男人

绘图 / 托梅克 译写 / 张玲玲





# 让·焦诺 种树的男人

绘图 / 托梅克 译写 / 张玲玲



大师名作绘本  
河北教育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种树的男人/(法)让·焦诺著;张玲玲编译;(波)托梅克绘.

—石家庄:河北教育出版社,2003.2

(大师名作绘本.第3辑)

ISBN 7-5434-4968-4

I. 种… II. ①让… ②张… ③托… III. 短篇小说—法国—近代 IV. 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2)第093353号

本书经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格林文化事业部授权,出版中文简体字版本。非经书面同意,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复制、转载。

Text by Jean Giono © Editions Gallimard, 1980.

Illustrations copyright © 1994 by Tomek Bogacki

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1994 by Grimm Press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

大师名作绘本 23

## 种树的男人

原著/让·焦诺

绘图/托梅克 译写/张玲玲

策划/王亚民 颜 达

责任编辑/王冷阳 马海霞 颜 达

译校/柳刚永

美术编辑/邓 馨 刘 昕 邱特聪

出版发行/河北教育出版社

地址/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邮编:050061

制作/北京颂雅风文化艺术中心

印刷/深圳(宝安)新兴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/889×1194mm 1/16 印张/2印张

版次/2003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/1~10000

定价/每辑128.00元(共10册,每册12.80元)

冀图登字:03-2002-019号

书号/ISBN 7-5434-4968-4/I·820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)



## 种树的男人

谁配称为是个“品行出众”的人呢？

在让·焦诺的笔下，那个仅凭毅力和体力，将荒地变成森林的人，才是一个真正的品行出众的人。

被誉为儿童绘本“幻象大师”的托梅克，再一次运用“印象派”的技法，带领小朋友们一路走过种树的男人踏过的每一个足迹。

★加泰隆尼亚国际插画双年展入选

★台湾《联合报》读书人最佳童书

# 假

如你想了解谁是真正品行出众的人，恐怕得花好几年观察：看看他的行为是否无私；动机是否慷慨；同时他还必须在大地上留下明显的印记。

我很幸运地认识一位“种树的男人”，他正好符合以上所说的条件。现在就让我把这位品行出众的人介绍给大家。

大约四十年前，我长途跋涉来到阿尔卑斯山下的普洛旺斯高原。当时这个高原一片黄土，光秃秃的，放眼望去一棵树也没有。

我走了三天，来到一个破落村庄的废墟附近。这个村庄的房子早已在风吹雨淋之下，失去了它们的屋顶。一座尖塔倾圮的教堂，显示这里曾经有人居住，但是现在却毫无生命的迹象。

由于我的水在两天前就喝光了，所以急需找到饮水。我原本以为村子里应该有水井，不料当我找到它时才发现，它也早已干涸。

我站在没有绿阴的高地，风吹着破旧的屋宇，发出如狮子般的吼声。



其实，我对这一带相当熟悉。高地上稀疏地错落着四五个村庄，其中大部分的居民都因为忍受不了干旱的气候搬走了，剩下几家烧炭工人，生活十分艰辛。

男人们大清早把满载着木炭的车，拉到城里，晚上再拉回家。永无休止的工作压力，狭小的生活空间，让这里的人对什么事都斤斤计较，从木炭的售价到争教堂里的座位。自杀仿佛是流行的病疫，精神失常的例子更随处可见。

我继续向前走，心想：要找到水，恐怕是没指望了。就在我爬上一个山坡时，忽然看见远处山谷似乎有人影，我向那人摇着手，大声叫道：“给我一点儿水好吗？”

那是一个牧羊人，在石屋前还有一群绵羊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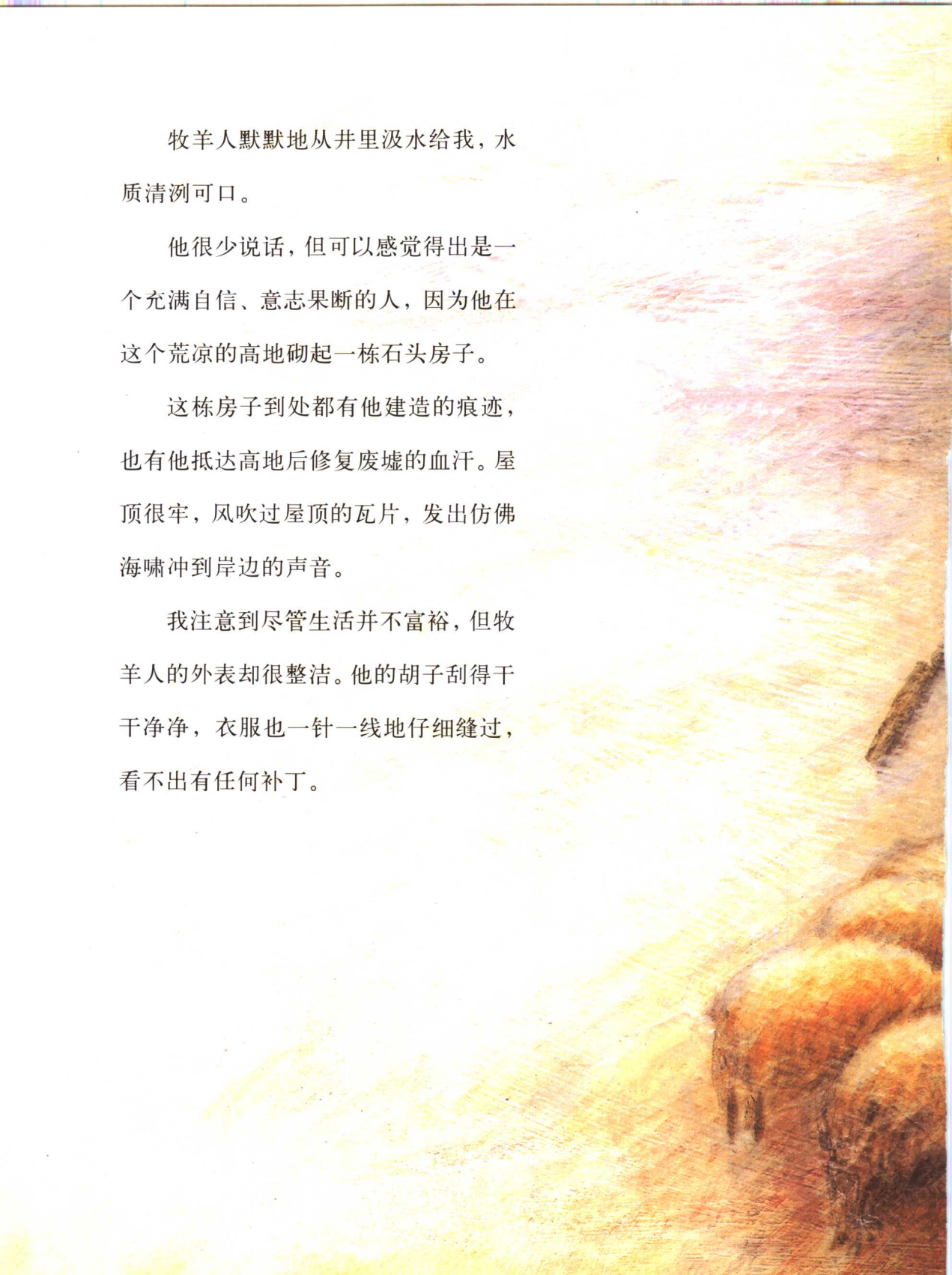


牧羊人默默地从井里汲水给我，水质清冽可口。

他很少说话，但可以感觉得出是一个充满自信、意志果断的人，因为他在这个荒凉的高地砌起一栋石头房子。

这栋房子到处都有他建造的痕迹，也有他抵达高地后修复废墟的血汗。屋顶很牢，风吹过屋顶的瓦片，发出仿佛海啸冲到岸边的声音。

我注意到尽管生活并不富裕，但牧羊人的外表却很整洁。他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，衣服也一针一线地仔细缝过，看不出有任何补丁。





牧羊人带着我进房间，倒了一碗汤给我。我递上烟草袋，他说他不抽烟。不一会儿，他拿出一个小袋子，倒出一堆橡实，然后一颗一颗仔细地捡着。

我好奇地问：“你在做什么？”

牧羊人回答：“我要选一百颗种子，明天种。”

原来牧羊人名叫艾尔则阿·布非耶，今年五十五岁。他以前在平地有一个农庄，可是当他的妻子和独生子去世后，他决定搬到高地。



艾尔则阿·布非耶在这片荒山野地已播种了三年，大概埋下十万颗种子。不过其中只有两万颗发了芽，长成树苗；而在这两万棵树苗之中，又只有一半能逃过干旱的气候和野鼠的啃食，存活下来。

“为什么要辛辛苦苦地种树呢？”我问。

他说，这块高原因为没有树，正走向死亡。反正他没事业的压力，正好可以担负起拯救大地的任务。





第二天清早，我请求他让我在这里再住一个晚上，他态度安详地说好。其实再待一天并非必要，我只是受了好奇心的驱使，想要更了解他一点儿。

他打开羊栏，放羊吃草，并且把昨夜精挑细选的橡实，连同袋子，浸到一桶水中，背着那桶水离开屋子。

我发现他带了一根铁棒，大概像拇指那么粗，一公尺半长。我们先把羊群赶到河谷去吃草，然后再一同爬上山坡。



我们爬上山脊后，牧羊人拿起铁棒向下扎了一个洞，放入一颗橡实，再覆盖上泥土。他一颗一颗耐心地种下橡实。

我好奇地问：“这个山坡是你的吗？”

他摇摇头，“不是。”

“那么你晓得这是谁的土地吗？”

“不晓得，可能是公有地吧！不过管它是公有地，还是私有地，跟我种树有什么关系？”

接着他表示：假如上天再给他三十年时间，他所种的树，数量一定非常惊人。除了橡树之外，他还研究繁殖山毛榉。在他的房子附近有一个苗圃，四周用铁丝篱保护着，不让羊群靠近。他也打算在山谷种桦树。总之，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，能让光秃秃的高地长满树木。

第三天，我们分手了。





那次相遇之后的第二年，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。五年的军旅生涯，使我忘记了“种树的男人”这回事。

大战结束后，我再度踏上那条通往光秃高原的道路。景象大致如昔，只是在没有人烟的村庄尽头，有股灰蒙蒙的雾气，仿佛为山头铺上了一层毛毡。

我想起那个种树的男人。在五年的战乱里，我亲眼看见许多人在战场倒下，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怎么生活？

